

书香校园

茶香为引,阅见有根人生

——福建省武夷学院附属小学用“金钥匙”解锁“有根”育人密码

□ 本报记者 韩世文 □ 邱黎妹



师生围坐在学校阅读角讨论项目化学习



学生在专业茶艺师前练习宋代点茶技法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武夷山,飘进福建省武夷学院附属小学校园除了清冽的空气,还有学生身上淡淡的书香、悠悠的茶香——这香气源自他们中七成从茶农家庭走出,也来自这所前身为“茶艺职工业子弟学校”的武夷学院附属小学。

在这里,所有学生都会通过一套名为“金钥匙”的阅读体系,解锁蕴藏在乡土深处的文化密码,在教师的见证下成长为那个“出得去、回得来、记得住、美得很”的有根之人。

从家中茶桌到学校课程 让血脉里的认知生根

对于武夷学院附属小学学生而言,茶不是书本陌生的名词,而是生活本身。他们能细说“肉桂”的辛锐与“水仙”的醇和,见过父辈“采青晒青”的专注,甚至能在茶市里帮忙打理。这份从生活中长出的直观认知是宝贵的起点,但如何让它从经验升华为素养,从情感沉淀为认同?

学校的答案是,构建一门有阶梯、有温度的“茶文化”课程,将它作为“根阅读”资源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。一年级孩子诵读茶诗童谣,在韵律中初识茶趣;四年级孩子研习茶艺茶舞,于一招一式中体会礼韵;到了五六年级,孩子们深入茶山车间参与制茶,甚至化身小小设计师创作茶书签、茶香包,为家乡的茶叶设计品牌。教师田冬梅带着学生《探秘武夷“红”》,以武夷山下1343座无名红军墓为情感起点,将闽北苏区的烈士史话转化为课堂探究的生动内容。

如此,学校课程的目标清晰而深刻:传承文化、习得实践、涵养品德。校长俞丽华说,这绝非简单的地域特色展示,而是培养“有根的人”的战略选择——让文化自信在阅读体验中无声滋养,让立德树人在书香茶香里真实发生。

从“根阅读”到“耕阅读” 双轨并行读“活”一片茶叶

学校将节点活动、教学研究与课程开发深度交融,构建起“根阅读”课程资源体系与“耕阅读”全科实践课程体系。两大体系贯穿各学段、融入

各学科,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生动延伸,实现了全学科、全方位、全过程的阅读服务,持续拓展山区儿童阅读的深度、开阔其阅读视野,夯实其人文与科学素养。

“根阅读”课程资源体系如精心配制的“阅读营养餐”,兼顾经典内核与乡土风味,包含六大特色课程:“朱子系列”诵读《朱子家训》《朱子语类》等,感悟“格物致知”思想脉络;“经典诵读”在《论语》《诗经》基础上融入武夷诗词,增强地域共鸣;“科普系列”围绕生物多样性、丹霞地貌等,链接地理、生物学科知识;“茶文化”从传说、诗词到制作礼仪,跨学科阅读一片茶叶的故事;“红色文化”挖掘赤石暴动、闽北革命史,以故事化阅读传承红色基因;“民俗风情”整理传统节日与民间技艺,让非遗在阅读中活化传承。六大课程覆盖人文、科学与文化传承维度,以全科阅读实现本土文化与经典智慧的共同滋养。

这样的静态课程资源显然不够,必须让知识在真实的土壤里“耕作”起来。俞丽华表示,这便是学校的“耕阅读”全科实践课程体系。二者如同根脉与枝叶,相辅相成。“根阅读”深挖朱子文化、茶文化、红色文化等六大本土资源,提供养分;“耕阅读”则带领学生走出课本,在真实场景中“耕作”知识。

学校每年读书节都设计分年级、跨学科项目化实践活动,各年级围绕同一文化主题进行梯度设计。低年级重在“浪漫感知”,如学唱山歌、绘制路线图;中年级侧重“深度探秘”,开展地质研学、红色寻访;高年级着眼“系统建构”,进行历史地理综合解说,形成契合认知规律的“阅读阶梯”。同时打破书本局限,构建多场景、多感官的阅读体验,使

文字可触、可演、可创。所有活动均为语文、数学、科学、艺术等多学科协同的真实项目,实现阅读与全科学习的有机共生。

最生动的课堂,往往在山水之间。“一片叶子的生命之旅”研学,便是“耕阅读”的典型代表。副校长于艳毓每年都会带学生走进生态茶园,亲手触摸鲜叶;置身茶博馆,在古今器皿对比中反思“斗茶”的文化意义;深入现代茶厂,探究工艺背后的科学。经历“体验—观察—概念化—实践”的完整循环后,茶对于他们不再仅仅是饮品,而是融合了历史、科技与美学的文化载体。

同样,一座校园里的朱子雕像,也能引发一场自发的探究阅读:学生查阅资料、走访古迹、创编剧本,最终在“小小推介官”的舞台上自信开讲。教师王璐则通过《寻味武夷:探秘“文公菜”里的文化与智慧》,以武夷美食——文公菜为引,带领学生感受武夷山的饮食民俗,了解朱熹的处世之道和朱子家礼的智慧……阅读,就这样从纸面走向田野,从输入转向创造,真正拥有了深度、广度与温度。

从校园一隅到社会天地 构建无边界阅读生态

阅读的境界,不应限于语文课本或学校围墙。学校以“家—校—师—生”四位一体构建“全学科、全过程、全方位”的立体阅读生态。

在学科内,阅读成为共同的基石。语文课的“朱子诗词”赏析,链接到数学课对古道里程的计算、美术课对武夷山水的绘写、英语课对“万里茶道”的模拟商谈。一个“二十四节气”主题,能联动语文、科学、美术等多学科展开深度阅读与实践。

校园内构建起“处处可读、时时能读”的书香环境。除班级图书角、智能图书馆外,还打造了富有武夷文化特色的“朱子诵诗台”,以朱熹读书六法,引导学生吟诵经典、展示风采;“角隅阅读”充分利用公共区域设置语文角、美术角、数学

科技角等,由各学科教师设计布置,配备学科读物与特色器具,让学生在课间静心阅读;“廊道文化”则成为学生阅读成果的展示窗口,各楼层设有读书节文化展示墙,形成共读、共享、共进的阅读交流平台。

在校园之外,阅读的场景深度延伸至家庭与广阔社会。俞丽华介绍,每年一年级新生入学,学校即启动亲子阅读计划,引导每个家庭参与阅读,各学科教师共同担任阅读引导员。大家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精选全科阅读书目,课堂上开展学科阅读指导,课后家长成立阅读互助小组,常态化开展阅读沙龙、儿歌诵读、童话剧场、最美书房评选等活动,让阅读融入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位师生的日常。学校鼓励亲子共读茶文化读本,倡议家长带孩子参与“喊山祭茶”等民俗活动;更将红色遗址、生态茶园、地质公园变成“阅读现场”。当学生在革命旧址“穿越封锁线”,在茶山上记录茶树生长时,他们阅读的便是最鲜活的“无字书”。

家校社协同的评价机制,则让孩子的每一次阅读成长——从一份粗糙的茶包设计稿到一套精美的茶礼文创——都能获得来自自我、同伴、师长和社会的多维看见与肯定。

从“薄弱校”到“金钥匙” 书香真正改变一所学校

回望来路,武夷学院附属小学曾是一所典型的山区薄弱校。而“金钥匙”阅读体系的深耕,如同一股清泉



学生在学校阶梯式阅读区中自主阅读

让学校焕发新生。它破解了乡村学校常见的资源、场域、评价“三单一”困境,用本土文化丰厚了课程,用立体实践拓展了空间,用“三维联动”多元评价点亮了过程。

学校建立“学生自评+同伴互评+教师/家长他评”的协同评价机制,使评价不再是单向评判,而是一场多维度的成长对话。在这个过程中,学生既能倾听自我内心的声音,也能接收同伴的鼓励、教师的引导与家长的陪伴,在交流与反思中认识自己、调整步伐。

阅读素养的提升需要可感、可测的参照。学校研发“金钥匙”全学科阅读素养表现性评价量表,依托“阅读量—阅读量—阅读品质”三级维度,聚焦理解力、表达力、创造力三大核心能力,为学生阅读成长提供清晰导航。同时,学校搭建“日常展示+阶段表彰”双链激励体系,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光。

阅读这把“金钥匙”打开了学生的成长之门、心灵之窗,让他们眼中有光,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化为文化的主动探索者和自信表达者——在非遗南词中获南平市一等奖,在“朱子杯”诗词大赛中夺冠。据统计,近年来该校学生先后获省级奖项15项、市级40项。2025年11月举行的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期间,学生亲手设计、充满巧思的茶礼盒,便是融合了朱子文化、山水意境与当代审美的综合成果。同时,学校团队先后完成国家级课题2项、省级课题13项,出版专著3部,学校成为“福建省教育科研基地校”,多次在省市县交流经验,“金钥匙”阅读成果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。

当阅读变成“制度”,俞丽华希望学校持续深化“读+写”融合模式,借助技术力量实现智慧阅读,并将“扎根本土、体系推进、全员参与”的实践经验分享更多城乡学校。

当童年浸润着故乡的茶香与书香,武夷学院附属小学学生生命的根脉便已深深扎根于文化的沃土。俞丽华相信,未来无论枝伸何方,经乡土“香”浸润过童年的学子们,都会保有那份温暖而坚定的力量……

书海观澜

成为高期待教师的秘诀

□ 陈万勇

如果你是一名教师,会按成绩高低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学吗?对于能力较低的学生,会认为他们的智力水平是天生的、固定不变的吗?对于成绩欠佳的学生,会给他们布置更多的基础练习而少提供高水平学习机会吗……

对照日常的教学实践,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“会”。然而,有关“教师期待”的研究表明,这些做法并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,相反还会挫伤学生的自尊,降低教师的期待,让学生在反复训练基础技能中陷入“认知贫困循环”。那么,怎样才能走出这一怪圈?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克里斯汀·鲁比-戴维斯的《成为高期待教师》一书,或许能够给我们有益的启发。

梳理前人的研究基础上,克里斯汀教授围绕“教师期待”进行了持续、深入的探索。通过多年的课堂观察和严密的实证研究,她最终提炼出成为高期待教师的三大秘诀。

秘诀之一,灵活分组取代能力标签。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,低期待教师通常会依据以往的成绩和初步印象,形成对学生学业成就以及进步的期待,并据此采取班内能力分组的方式开展教学。同质分组(按照学生的智力或知识程度分校、分班或分组)看似出于教师的好意,但本质上是一种“能力天成”的固定思维。随着时间推移,分组教学可能会使能力欠佳的学生对教育产生越来越消极的态度,非但不能提升自尊,反而会被公开贴上标签和归类。成绩欠佳的学生如果始终没有机会挑战更高认知要求的任务,他们的成绩很可能会更不好。克里斯汀教授认为,在学生分组安排上,高期待教师往往更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,他们多采取灵活分组的方式为所有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活动。她坚信,“只要教授高水平课程,所有学生都有能力取得好成绩”,只要能给学生提供接触更高层次学习的机会,无论成绩欠佳还是成绩优秀的学生,都能从高水平的学习机会中获益。

秘诀之二,目标设定牵引成长动能。设定明确的目标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,而增强的动机又与学业成绩存在明显的相关性。相较而言,过多关注成绩目标(学生的主要驱动力是显示自己的能力或他人的表现相比较)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,而关注掌握目标(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动机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对知识的理解,而不仅仅为了比较或超越他人)可能更利于促进学习。高期待教师善于将宏观期待转化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,再把长期目标分解成技能导向的阶段性目标,进而形成SMART目标,即具体的(Specific)、可衡量的(Measurable)、可实现的(Attainable)、以结果为导向的(Results-oriented)以及有时间限制的(Time-bound)目标,并通过可视化图表追踪进展。围绕设定的目标,高期待教师会密切追踪学生的学习情况,采用形成性评估的方法及时反馈学生当前的表现或对知识的理解。

秘诀之三,班级氛围涵养积极情绪。教育是一个被变量包围的行业,很难有万能钥匙。一个理论、一条策略,如果没有边界就容易变成新的标签、新的强迫,甚至新的误解。我们也许并不缺“理念”,缺的是把理念放回到具体的人与具体的情境里仍能保持判断,不把复杂简化成简单因果。那么回看标题:AI时代,教师阅读该如何用力?也许答案不是“更用力读更多”,也不是拒绝摘要与工具,而是把力气用在更关键的地方:把阅读从“知道是什么”转向“追问为什么”;把阅读从“收集观点”转向“抓住主张与结构”;把阅读从“快速表达”转向“经得起追问的判断”。

AI能帮助我们整理信息、节省时间,但它无法替代我们承担判断的责任。教师的阅读是为了在复杂的教育场景中减少误判、减少用力过猛,从而更稳健地将孩子置于长远成长的视角来理解。当信息越来越唾手可得,真正稀缺的或许正是个人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负责的勇气。阅读的“用力”,或许就用在

这里。(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)

境里可以借鉴,在什么情境里需要谨慎。

对教师来说,这种边界意识很重要。教育是一个被变量包围的行业,很难有万能钥匙。一个理论、一条策略,如果没有边界就容易变成新的标签、新的强迫,甚至新的误解。我们也许并不缺“理念”,缺的是把理念放回到具体的人与具体的情境里仍能保持判断,不把复杂简化成简单因果。

那么回看标题:AI时代,教师阅读该如何用力?也许答案不是“更用力读更多”,也不是拒绝摘要与工具,而是把力气用在更关键的地方:把阅读从“知道是什么”转向“追问为什么”;把阅读从“收集观点”转向“抓住主张与结构”;把阅读从“快速表达”转向“经得起追问的判断”。

AI能帮助我们整理信息、节省时间,但它无法替代我们承担判断的责任。教师的阅读是为了在复杂的教育场景中减少误判、减少用力过猛,从而更稳健地将孩子置于长远成长的视角来理解。当信息越来越唾手可得,真正稀缺的或许正是个人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负责的勇气。阅读的“用力”,或许就用在

这里。(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郎溪县建平小学)

目读目思

AI时代,教师阅读该如何用力

□ 钱芳芳

它不是把内容灌进脑子里,而是读者要不断提问。你越主动,书越“开口”;你越被动,书越像一段被播放的音频,结束就完结了。

那么,作为教师,我们应该做什么?我想,读一本书至少可以追问三个问题。

第一,作者在解决什么问题?一本书看起来很厚,核心往往并不复杂;它围绕某个困惑展开。抓住不住这个问题就容易细节推着走,最后留下的只是零散的句子。我们也很容易忘记:一本书不是观点拼盘,而是一套解药。于是,当我们一边读一边想着“这句话可以用在家长会上”“这段话可以写进教研材料”,读完后反而错过了:自己真正困扰的那个问题有没有被照亮。

第二,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什么?很多时候我们记住了“观点”,却没抓住“主张”。观点是一句句散落的判断,主张是一条贯穿全书的立场。只

收集观点,很容易把一本书读成碎片;抓住主张,才算拿到骨架。

第三,作者凭什么这样下结论?这是最费力也最有价值的部分。作者靠事实、案例、研究、推理,还是经验?不少教育类书籍读起来很顺,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“早就想说但说不出的话”。可越是这样,越需要追问:它为什么成立?在哪些条件下成立?如果换一个班级、换一个孩子、换一种家庭背景还成立吗?

这三个问题看起来像阅读方法,其实更像一种专业训练:训练我们不轻易下结论,在复杂的情境里保持清醒。对教师而言,这份清醒尤其重要,因为教育现场最昂贵的错误常常不是“不会做”,而是“误判”——误判孩子、误判家长、误判问题的结构。你只要误判一次,后面的努力就容易用错方向。

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还反复提醒:阅读要先看见结构。也就是说,你要

知道全书的主干在哪里,哪些是关键概念、哪些是论证环节,哪些只是例子与补充。你越能看见结构,就越不容易被某一句“听起来很对的话”带走。

AI在这里当然很有用,它能迅速给出结构图,节省翻书与整理的时间。但它也容易让我们跳过一个关键过程——自己做选择。结构图可以参考,但“这本书与我有什么关系”“我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”“哪些观点值得带进课堂,哪些需要暂时搁置”,仍然必须由读者自己决定。

我愿意在AI时代反复提醒自己:评判来自理解。我们现在太容易“立刻表达观点”:看完摘要就写评语,听完导读就开始“站队”。AI甚至可以替你写得更漂亮。真正难的是,你能否先把作者说的东西用自己的话说清楚;再指出它哪里成立、哪里不成立,理由是什么;最后把适用边界标出来——在什么情